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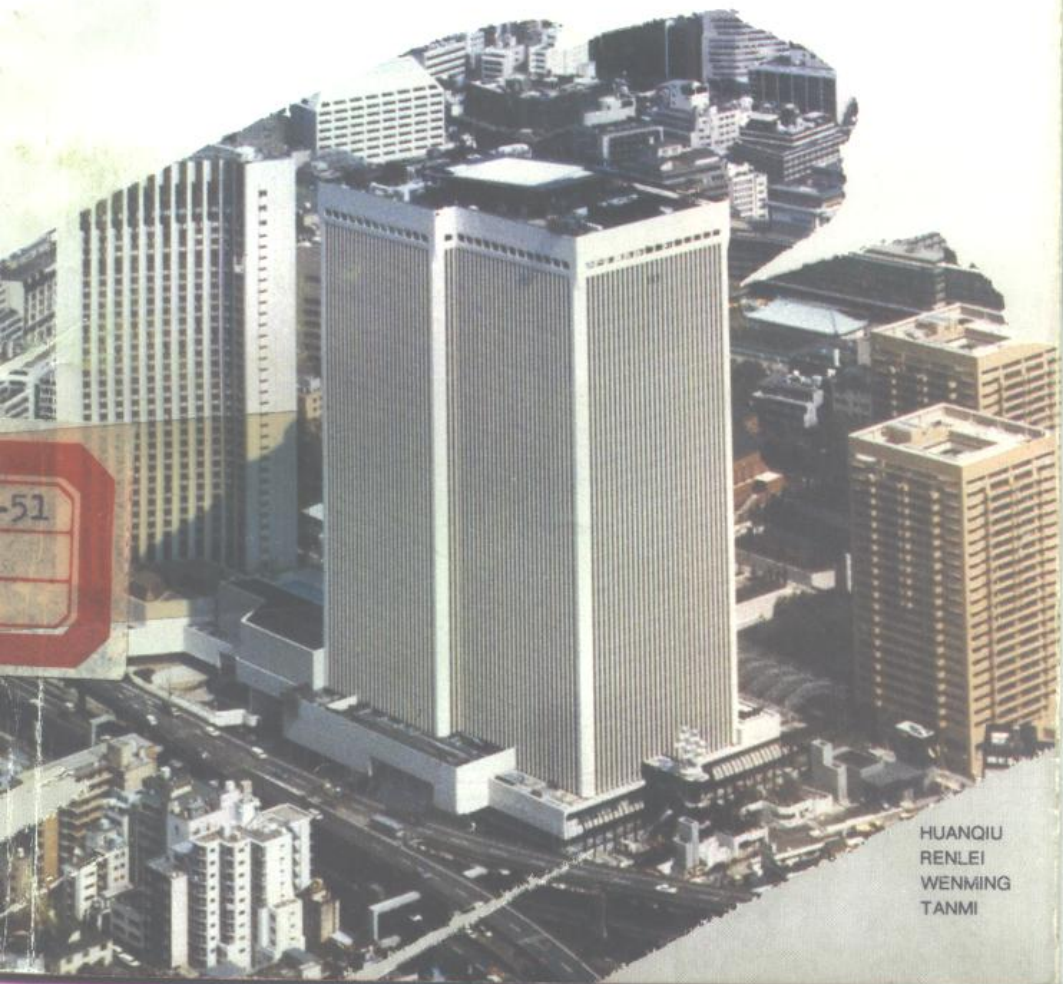
H.R.W.T



《环球人类文明探秘》丛书

日本富国之谜

陆 磊 吴有昌 胡若卿 著



HUANQIU
RENLEI
WENMING
TANMI

日本富国之谜

陆 磊 吴有昌 胡若卿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书 名:日本富国之谜

2072/2702

著 者:陆 磊 吴有昌 胡若卿

出版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印刷者: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发行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6.625

字 数:139,000

版 次:1994年5月第1版

印 次:199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0,001—11,000

书 号:ISBN 7-5033-0431-6/G·08

定 价:5.40元(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我們必須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同時也必須認真學習其他國家或民族成功的經驗這是我們建國的必由之路也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之所在本書所表達的目的正在這裏因此值得熱烈祝賀

季羨林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七日

中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为丛书题词

目 录

第一章 开国——崛起之先声

- 一、几度西风不相识 (2)
 - 1. 从开国到锁国——日本文化底蕴的形成 (3)
 - 2. 西风徐来,吹皱一池春水 (4)
 - 3. 狂飚横扫,卷起千堆雪 (7)
 - 4. “二十世纪的西进运动” (12)
- 二、文明的搅拌机 (20)
 - 1. 择其善者而从之 (21)
 - 2. 蝴蝶出世——文化创新 (28)
 - 3. 和魂洋才 (29)
 - 4. 嫁接与排异 (32)

第二章 筑造“太阳帝国”的根基

- 一、从“国学”向“实学”的突进 (38)
 - 1. 留洋寻真知 (39)
 - 2. 驶入西方教育体制的轨道 (44)

3. “养伟器在大学,开民智在小学”.....	(48)
4. “无形资本”=“有形财富”	(49)
二、化废墟为繁荣	(52)
1. 扁鹊的处方	(53)
2. 外科手术	(54)
3. 调养与成长	(55)
4. 启动教育与经济的飞轮	(57)
三、教育与生产的“连杆”——职业教育	(60)
1. 朝鲜战争的契机:链式反应的第一环	(60)
2. 有日本特色的职业教育	(61)
四、活到老,学到老	(65)
1. 他山之石,日本攻玉	(66)
2. 铺路架桥	(67)
第三章 在民族灵魂深处	
一、文明探源	(71)
1. 岛国掠影	(71)
2. 单一的民族	(73)
3. 在中国文明的哺育下	(74)
二、日本国粹神道教	(76)
1. 神国的传说	(77)
2. 神化的天皇	(79)
3. 侵略者的狂想	(81)
4. 奴才之道	(82)
三、“《论语》加算盘”的资本主义	(85)
1. 儒教在日本	(85)
2. 马克斯·韦伯遇到的挑战	(88)

四、佛教与民风	(95)
五、自卑与自傲的双重变奏	(98)
1. “日本主义”的狂热	(99)
2. “文化大批判”	(100)
3. 寻找回来的自信	(101)
4. “日本文化国际化”	(102)
第四章 “大和”精神	
一、和衷共济——日本的政企联盟	(105)
1. 政企之间“交情”的由来	(106)
2. “日本股份公司”的构成	(108)
3. 政企合作的硕果	(116)
二、和气生财——日本式的经营艺术	(119)
1. 终身雇佣制的真谛	(120)
2. 含糊的艺术	(124)
3. 协作的精神	(129)
第五章 经济火箭在硅岛点燃	
一、科技——巨人的手杖	(135)
1. 为了生存	(136)
2. “黄金时代”的“点金术”	(137)
3. “奇迹”背后的“平淡无奇”	(138)
二、技术变金钱的魔术	(141)
1. 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141)
2. “三位一体”的轴心体系	(143)
三、特高课在行动	(148)
1. “科技雷达”瞄准硅谷	(149)
2. 战斗在“朋友”心脏里	(152)

四、“虎、虎、虎!”	(157)
1. 组织集团军,实施大兵团作战	(157)
2. 占领战略制高点	(162)
第六章 “政治侏儒”走向“政治巨人”	
一、日本为什么敢对美国说“不”	(170)
1. 惊人的经济增长	(171)
2. 挡不住的日货	(173)
3. 滚滚而来的日元	(174)
4. 走在前列的日本科技	(175)
二、日本传奇——日本经济繁荣史	(177)
1. 扶桑岛上的日出	(177)
2. 军国主义的“疯狂快车”	(179)
3. “太阳照样升起”	(180)
三、告别战后时代——日本政治大国梦	(187)
1. 用金钱说话	(189)
2. 争当亚洲的盟主	(190)
3. 走向常任理事国	(191)
4. 从“专守”到“攻势”	(192)
5. 占领高技术领域	(194)
6. 输出日本文化	(195)
四、日本启示录	(196)
1. “日本经济搭快车”论	(197)
2. 政府主导论	(198)
3. “三件神器论”	(199)
4. 教育兴国论	(201)
主编后记	(204)

第一章 开国——崛起之先声

在湛蓝的天空下，巍峨雄峻的富士山高耸入云，山顶的皑皑白雪在阳光的映射下形成一道绮丽而神秘的光环。每一个到过或者没有到过日本，了解或者不了解日本的人，只要一看，到这幅凝重雄浑的画面，都会由衷地从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啊！这就是日本！”每个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这山、这雪所深深蕴含着的日本列岛所独具的魅力——那说不上博大精深，却渊远流长；说不上独领风骚，却独树一帜的大和文明。

但是，在这幅历史与现实交融的画卷中，曾几何时，闯入了一个新的精灵。它是流动的，是风驰电掣的；它撕裂了凝重的空气，带着清新的海风，从富士山前一掠而过。这，就是新日本的象征——光号子弹列车新干线。这瞬时的掠过似乎并未破坏山的沉雄，雪的眩目，却把两条“刻痕”深深地印在了历史的画卷上，烙在了人们的心灵中。

富士山与新干线：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结晶。

一、几度西风不相识

翻开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可以发现，整个人类史，就是各种文化形成、冲突、消长、融合和再形成的历史，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同时，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两种文化之间似乎只能我存你亡，不可调和。

古巴比伦文明被波斯人毁灭；古希腊文明被罗马军团葬送；而辉煌一时、绵延千年的罗马文明又被西哥特“野蛮”民族西迁的狂潮所吞没；在号称文明大陆的南亚次大陆上，创造了棉花种植法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却被南下的雅利安人屠戮殆尽；即使是最能兼容并蓄、富有博大胸怀的华夏文明，虽然曾将“最不合群”的犹太人同化得无影无踪，虽然曾被蒙古、满族所统治而文化犹存，但这也不过是一种文明同化的“黑洞效应”，并不是将两种文明结合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

从近现代来看，文明之间更是冲突频繁，无止无尽。即使是以“绅士风度”著称的北美新英格兰人，在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渡过密西西比河，走向西海岸时，也没有容忍印第安文化的存在；自认为最优秀的德意志民族，却以最残暴的手段来处置它所认为的“劣等民族”……

战争只是表象，文明的冲突却是永恒的内核。

历史把我们的眼光带向了西太平洋的几座“孤岛”。当台湾暖流和盛行西风把东方和西方文化带到这传说中的海外仙山时，人们发现，在惊涛骇浪之间，不容抗置地升起了一轮灿烂夺目的旭日。

1. 从开国到锁国——日本文化底蕴的形成

从二十世纪末的今天来看,日本的崛起可以归结为“两化”,似乎也只能仅归结为“两化”。但是,任何事物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其“外因”与“内因”,日本的强盛并不能脱离这条哲学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那么,日本吸收西方文明的外因是什么呢?很明显,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击碎了大和民族最后的自尊。启蒙思想的兴起,先进技术的引进,使日本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产生了强烈的震荡,近代化在短短二十年时间里就迅速完成了。换一个角度,日本向西方学习的内因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朝鲜、印度、伊朗等诸多亚洲国家同处于欧美列强殖民威胁的笼罩下,却没有产生与日本一样的剧变呢?显而易见,在日本民族的灵魂深处,蕴藏着一种独特的活力,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日本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同处的三岔路口,走向了另一条全新的道路。

回顾日本的历史,并不能说卷帙浩繁,但在所有的关键时刻,解法似乎都可归结为“开放”二字。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东亚大陆文化息息相关,但这种相关却不是“遗传”或“传教”的关系,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东亚大陆的一个成熟的文化群体,或人种群体向日本主动移植的现象,因为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定型之前,日本的人类社会也已经形成了。那么,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是不间断地对外学习,造就了日本的文明。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中国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就是这样成为日本立国基础的。此后,这种学习的有效

性便深深地根植于日本民族的灵魂中——只要是好的，拿来就肯定没错。这一命题成了日本文化的要旨所在。

在此后漫长的几千年中，日本统治阶级又发现了另一件治国“法宝”——闭关锁国。这一法宝仍然是出自中国封建王朝的宝库，即要维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必须保持思想的高度统一；要想保持思想的高度统一，就必须杜绝西方宗教（“异端邪说”）和西方技术（“奇技淫行”）对原有文化的冲击，锁起国门就成为最简单、最安全、也最有效的手段。于是，在幕府统治，尤其是德川幕府统治之下，镇压天主教、限制对外贸易、禁止国民外流便成为基本国策。日本与中国仅在广州设“洋行”作为通商口岸一样，日本的对外贸易被严格限定在长崎的一个叫“出岛”的小岛上进行，而贸易对象也只能是信奉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荷兰，并且一锁就是 220 年。

但是，这种“锁国”仍然只具有模仿的意义，只是统治者寻求稳定政权的一种手段，它源于日本民族“对外学习”的潜在本能，所以也必然受这种本能的支配，一旦整个民族发现他们必须学习一种新的技能、新的文化，那么这种潜在的学习热情便像史前的富士山一样熔岩滚滚，烈焰冲天。

2. 西风徐来，吹皱一池春水

近千年的安谧与宁静虽然也曾被忽必烈的舰队、丰臣秀吉的溃灭所搅扰过，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日本这个躺在蓝色摇篮里的“远东孤儿”的酣睡。只是终于有那么一天，隆隆的炮声在中国南方此起彼伏，她才渐渐地睁开了眼睛，面对这个纷繁多变的世界……

与其说是日本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不如说是西方文化

叩响了日本的大门。早在十六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业文明就已开始传入日本。1543年，葡萄牙的船只漂流到日本种子岛。当时的岛主时尧是个16岁的少年，他认为葡萄牙的火药枪是稀世之宝，那二三尺长的东西，填装妙药，加入小铅块，便可伤人于数十尺之外。诸如此类的稀奇感使日本国民的心灵逐步摆脱了封闭的枷锁，在思想上出现了要求开放门户，学习西方的新思潮，“锁国”与“开国”大争也逐步明朗化，由此而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上的“尊王攘夷”运动和倒幕运动……

以“兰学”（即荷兰学，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称）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微风，在锁国的情况下，还是远涉重洋，徐徐吹进了日本。兰学的传入使日本对西方文明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据《现代日本思想大系》记载“荷兰精于医术及诸般技艺，渐为世人所知”，而且他们还了解到，不仅荷兰，“远西诸州”都能“学格物究理，不为天性空言，虚谈妄说……目万巧精妙，为他州所不及。”兰学者的眼界不仅没有局限于科学上，而且对崇拜中国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杉田立百在《犹医之言》中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从而，中国作为理想之邦的“中国中心论”遭到了否定，中国再也不是绝对的“天朝”，日本人的崇拜视线日渐西移，开始瞩目于大西洋彼岸。日本的知识分子透过长崎这一窗口，拼命地吮吸西风带来的新空气。

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日本统治阶级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新制度、新文化、新技术的冲击开始像太平洋、日本海的巨浪一样拍打着东瀛列岛。

但是，日本的开国也并非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水户学与开国论的辩论就体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分歧。18世纪末，

日本人首先感到了沙俄南下的威胁,继而是英国商船出没于日本海,这些都加剧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当时日本的思想界分化为两派,他们在日本文化何去何从及日本如何面对世界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于19世纪20—30年代的水户学不但没有放弃“锁国”这块招牌,反而熔“神道”与“国学”于一炉,形成了“日本主义”思想。水户学者把外来危机看成是道德危机,最害怕“邪教”的渗透。他们不承认西方各国的先进技术,甚至不顾日本乃至整个东方都已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他们虽然也承认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但认为最大的威胁还是“耶稣教”,声称:西方各国之所以强大,日甚一日,是因为“彼所侍从逞伎俩者,独一耶稣教而已”,而不是“智勇有大过绝人者”,更不是“礼乐刑政莫不修备。”水户学的“国粹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以至荒谬绝伦的地步,认为唯有日本才是最优秀的国度,只有大和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当19世纪西方即将对日本采取血与火的洗礼时,水户学者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明种皇大大道,扼夷狄之邪教,为海防之要也。”认为只要“神国”的大门紧锁,就可以百害不侵高枕无忧了。

在“水户学者”洋洋自得于民族精华固若金汤时,开国论者的铿锵之词如警钟之声声声加急,震响在日本国民的耳畔。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火从华南烧到华东,定海失守,镇江失守,广州失守……迫使清政府于1842年8月签定《中英南京条约》,赔款、割地、治外法权以及五口通商这些不平等内容使天朝上国威风扫地。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一衣带水的邻邦,使日本朝野上下为之震动。从佐久间象山、坂本左内和横山小南等有识之士为代表的开国论者,面对中国的教训,开始探讨大日本民族的危机问题。对“锁国攘夷”论产

生了怀疑，认识到清朝失败的原因所在，强烈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大声疾呼——再次开国学习。佐久间象山认为，清朝失败是由于“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兄国之上”，而“视外国为贼物，侮为夷狄蛮貊。”坂本左内则认为西方各国技术领先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不要再墨守陈规，要不断进取，打破锁国的羁律，敞开国门。著名启蒙思想家横井小南则看得更远，他一方面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方面主张学习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以此为日本改革之道。他说：“在英吉利，政体一本民情，官吏之所以行，无论大小，必议于民，随其所便，不强其不悦。”他认为，英国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取胜，其原因有二：一是富国强兵，船坚炮利；二是议会政体，民主政治，而这些都是日本与清朝所不具备的。

轰轰烈烈的“锁国”与“开国”之辩，为日本国民的思想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

3. 狂飚横扫，卷起千堆雪

在开国学习思潮的冲击下，日本的国民意识正在经历着一种空前的转折。1853年被迫开国的事实，彻底葬送了“锁国”的论调。那年，美国海军将军柏利，率领一支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小舰队，用炮火叩开日本的国门，迫使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紧接着，俄国、法国、荷兰又相继提出开国通商的要求。到1859年，德川幕府开放了神奈川、长崎和函馆三个港口。在国内外危机四起的困境中，幕府政权不得不改变锁国政策。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日本在英法等国的援助下建立了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并设置西洋科学研究机构“蕃

书调所”及派人出国考察等，试图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其目的虽然在于加强幕府的统治，却推动了“洋学”的发展，孕育了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潮，为明治维新开始的积极的近代化步伐，创造了一定的思想、物质基础。幕府的统治为它自身准备了后来的“掘墓人”。

日益加剧的内忧外患，终于导致了 1868 年的明治维新。以长州、萨摩、丈佐、肥前四强藩为先导，掀起了标志着日本封建统治终结的“倒幕运动”，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幕府倒台了。维新政府立即采纳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自上而下地推行吸取西方文化的政策，日本又进入了一个狂热对外学习的新阶段。

1868 年，明治天皇在施政方针——“五条誓文”中明确宣布“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从而以最高权力代表的身分确立了打开门户，吸收西方文明的根本方针。尽管这种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西岸化——近代化”的政策，在一些落后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屡见不鲜，但日本发展的速度之快，收效之显著，却是很罕见的。明治维新再次使日本走上了捷径——以不到 30 年的时间，完成了英国从 1640 年资产阶级革命以来 200 多年的历程。

日本国民首先认识到，科技与生产水平的落后是日本与西方之间的首要差距。学习技术和现代工厂制度便成为最迫切的任务。据统计，当时聘用的外国专家最多时竟达四五百人，以工部省为最多，在维新初期政府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惜以高薪吸引西方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如在 1872 年，工部省聘请外国技师的薪金支出达 76 万日元，占工部省经费的 1/3。当时政府官员中薪金最高者为太政大臣，

月薪 800 日元,而 800 日元是聘用西方专家的最低月薪标准。聘用西方专家的月薪一般都在千元左右,最高可达 2000 日元。日本还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对外国产品进行调查研究,派出“技术传习职工”专门学习外国的产业技术。通过这种“派出去,请进来”的学习方法,大大带动了日本近代工业的发展,在短期内迅速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

在日本的物质生产条件进行巨变的同时,启蒙思想也由潜移默化变成了大张旗鼓。明治初年最开明也是最先进的知识分子团体“明大社”的思想宣传,是日本大规模西化的强大推力。福泽谕吉,加藤弘文等明大社成员,或在幕府洋学机关“蕃书调所”中学习洋学,或留洋国外。他们共同的课题就是从欧美的先进思想作为同封建制度进行斗争的武器,通过西洋化来实现日本的资本主义化和独立自主化。这些启蒙学者认识到,日本国民能否从愚昧状态中觉醒过来及“开化”到何种程度,是变革能否成功的基本条件。知识技术固然重要,但思想的进步和解放往往是社会实现飞跃的保证。因此,他们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从自然科学为核心的“实学”和科学思想,另一方面则努力宣传,带动人们的精神变革。一时,日本的思想界活跃异常,“开启民智”成为明治维新的主流。思想变革的先锋,首推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他公开提出“脱亚入欧”理论,直接从文化演变与继承的角度提出日本的改革前景,这不啻是扔向当时仍抱残守缺的国学遗老的一枚重磅炸弹。他指出,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到了欧美,只有向欧美学习才是日本的出路。他在热情洋溢地介绍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还直接继承了自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